选择

（散文） □文／董川夫

寒假，女儿从乡下的学校回来，把两只手伸到我面前，手上是一道道的裂口，冻的，陕西人称作“裂子”。我若无其事地说：“爸小时候读书，手上的裂子比这还要深，还要多。”然而，心却很疼。现在的父母，哪个不是十二万分地疼爱自己的儿女。

女儿考上高中后，我便决定把她送到乡下的学校去，当时，我是在非常矛盾的心情下奔跑这件事的。

女儿晕车，平时带她去看回朋友，坐几公里的汽车，她也要趴在我的怀里昏昏地睡着，否则便会呕吐，可去乡下读书，几十公里的路程，中途还得换车。女儿怕冷，冬天，尽管暖气很足，她仍得开着电褥子睡觉，去乡下读书，却要住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阴冷的窑洞。女儿挑食，总是这不可口，那不想吃，常常为吃饭和我们呕气，去乡下读书，能咽下大食堂的饭菜么……怎么办啊，怎么办啊，我一边奔波转学手续，一边追问自己，像有病似的。然而，静心一想，我不正是为了这些才要把女儿送到乡下读书的么？单位的学校距家百步之遥，女儿吃在家里，住在家里，早晨赖在床上，上学得喊，晚上守着电视，睡觉得催，喜欢和同学们攀比，受不得半点委屈，在她看来，家里就是整个的社会，生活原本就该这么安逸。看似平平常常的读书，其实已在滋生许多不易觉察的隐患，必须采取断然措施。这样，我终于咬着牙把她“赶出了家门”。

开始，她每次离家去校，我都要亲自把她送上汽车，尽量替她找到座位，反复叮嘱同车的熟人或司机，请他们多多关照。望着汽车渐渐远去，在公路拐弯处消失，再急急忙忙赶回家里，等着她“顺利到达”的电话。我时刻担心着，总害怕不知什么时候，她会愁眉苦脸地告诉我，她实在坚持不住了，那该如何是好。

提心吊胆地打发着日子，突然有一天，电话里传来她又脆又亮的声音：“爸，我不晕车了！”我高兴万分。这高兴不仅仅为她不再晕车，从那急切兴奋、充满自信的声音里，我得到了“决不退却”的信息。第一个冬天渐渐来临，女儿又来电话，告诉我要买一个塑料壳电筒，说是在被窝里看书不冰。我感到意外，问她，她说学校十点准时熄灯，宿舍又冷，同学们都是打着电筒在被窝里抓紧时间复习。我又一次高兴，她开始进入角色了，那个守着电视不睡的女孩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。

一天一天过去了，一个学期一个学期过去了，女儿每次从学校回来，我都认真听她讲述学校的情况。开始，她讲那缺盐少油的饭菜多么难吃，讲天不亮起来（乡下学校起床早），在寒风中跑操的滋味。我替她鼓劲，为她加油，要她无论如何咬牙顶住，争这口气。她成功了。渐渐地，她开始谈到农村同学生活是怎样的清贫，学习是怎样的刻苦。她说，到那里一比，自己的确没有不好好学习的理由。后来，她又谈到在那个无依无靠的陌生环境里，怎样学习处理同周围的关系，又交了哪些要好的朋友，也谈到和同学的争吵，对老师的评价，并用大人的口吻对我说：“唉，我知道，在那儿，一切都得靠自己。”前不久她走后，我发现桌上有一封信，是她特意留给我的。信里说，她感到自己已经长大了，她感谢我为她创造了那样一个好环境，她让我放心，说自己一定要努力做到品学兼优。我从心里为她叫好。

我很爱我的女儿，我硬着头皮为她选择了乡下的学校，一方面那儿教学抓得紧，有利于将来考上大学，更重要的是那儿条件相对艰苦，有利于她自立能力的培养。考上大学并不等于能够自立，自立也不仅仅限于考上大学。假若要我在上大学和自立之间选择，我会首先选择自立。人人都在煞费苦心地希望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学，但又不可能人人的子女都考上大学，这是一个残酷而无法回避的现实。所以，我不奢望女儿一定要从大学的跳板上腾飞，却要求她必须学会在生活之海中独自游泳。在追求领袖的权威、名人的荣耀、大款的潇洒之前，首先要懂得生活的艰辛、社会的复杂、友情的珍贵，从一个平凡但却自立的人做起。

这，便是我选择的理由。

民生杯散文大奖赛
MINSHENGBEI SANWENDAJIANGSAI
诚招天下客 情从民生来

虚惊

（小说） □文／朱百强

“他妈的，现在的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昨天夜里八点多钟，我和我太太正在屋里看《水浒传》，自行车好好的在外面搁着，又没碍谁的路，一辆崭新的，就是你们见过的我太太常骑的，我们结婚时她家陪的那辆山地车，搁着搁着就叫谁偷去了。”上午一上班，小赵踏进办公室的门，就给我们报告了这么一个不幸的消息。本来我们还要与他火聊火聊潘金莲勾引武松的戏，经他这么一说，屋里人全发了愣。只见他一改往日满脸的斯文，推了推跌下来的眼镜用斗歹徒的口气说：“不行的，坚决不行，并不是我一人不行，连我太太也不答应。她让我今天一上班就给派出所报案，这件事是非要查个水落石出的。”

有人问：“你没锁车子吗？”

有人问：“你没问问邻居谁骑了没有？”

“我怎么能不锁自行车呢，你们想想：我昨天七点多钟从岳母家出的门，走在路上，和一个同学说了几句话，骑上车子就跑，回家还没进门，太太就喊：‘快、快！潘金莲洗澡呢。’我忙进了屋。邻居，邻居我全问了，就差没走出大院去大街上问，谁都说不知道。”他说着，手插在腰间在地上踱步，“不行，我得赶紧报案。”他飞快的拿起话筒：“派出所吗，我要报案，昨天夜里八点多钟，我的自行车丢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怎么能是我，一定是你们认错了人。车子在派出所，不不不……”小赵啪的挂了电话。但手却压着话筒不放，似乎松开它，就有危险发生。

“小赵，怎么啦？”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大家用无产阶级同情的目光望着他。

“唉，世界上倒霉的事全叫我碰上了。我给派出所报案，派出所说昨天夜里八点多钟在朝阳街，有一个年轻人撞伤了一个老汉，老汉不让他走，他怕脱不了身，索性扔了车子就跑。我说我的车子丢了，他们却说不要怕，车子在派出所，愁的正是找不着我。”

我们大家紧张起来。

“你真没撞伤人吧？”

“你怎么会撞伤人呢？”

“难道你们也不相信我？我好歹还是共产党员呢。你们该知道，我虽然眼睛近视，但不撞人，只有人撞我。”

但说归说，我们个个心里还是有些虚，生怕小赵到时候欺骗了我们。一整天，每当敲门或电话铃响的时候，都暗暗的捏一把汗，好象警察就会随时站在面前。小赵呢，也蔫了许多，再也不说丢自行车的事了。似乎他已咬紧牙关，要用一辆山地车来洗净自己的不白之冤。

终于捱到快下班时，有人在门外一声紧一声的喊小赵。小赵正要出去，谨慎的老王一把抓住他的衣襟：“先不要去，钻到桌子底下。我们出去侦察一下，如果是警察，你还有逃跑的机会。”小赵便也顺从，钻到了桌子下面。

我们几个出门看，哪里有警察的影儿，原来是一个瘦高的青年，架一副松垮垮的眼镜，脸上划出几道血印儿，头发乱蓬蓬的，有一撮还挑得老高象公鸡的尾巴。他迫不及待的坦白：“我是小赵的同学，是给他送车子的。”果然我们看见他身后有一辆崭新的山地车。他又补充：“我昨晚上没打招呼骑走了他的车子，他一定急坏了。”

真相大白。

我们这才让他进了办公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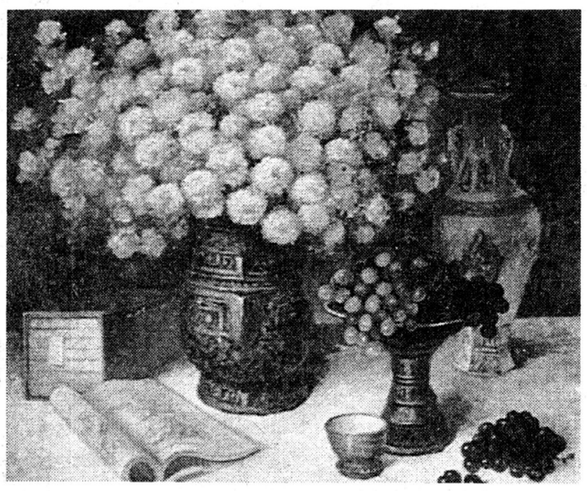
小赵象只鸟儿从桌底下飞出来，在同学身上又是捶又是打：“怎么又和太太干仗了，满脸是血。昨夜为啥不告诉我。”

他同学一屁股坐下来，喝了口小赵喝过的茶水：“还没等给你说完，你就溜了啊，我有啥法？昨夜里没事，想找你玩几把，走在朝阳街东段十字那里，见一个老汉在地头呻吟，想把他弄到医院去，弄不动，就想找个车子，正走着碰见你，只给你说了一句，你就车子一蹬拜拜了。无奈只好和你赛跑，来到你家门口，见你在屋里幸福地看潘金莲，不打搅骑了车子就走。谁想把老汉送到医院，忙了半夜，今早上他儿子来却反咬一口，说是我撞了他父亲，还把你车子送到了派出所。为给你要车子侍候了一天老汉，花了50块钱，老头才说了实话……”

我们长长的吁了口气，至此，才明白了小赵丢车的前前后后。

［新作点评］自己没记性偏埋怨“小偷”“偷”了车子，做好事的人却被冤枉送进了派出所，世界上这样的错位太多了些，因此有人埋怨好人做不得了，但小赵却不后悔，仍在做好事。我们提倡要写主旋律，不等于把文学作品写成总结报告或者表扬稿，这篇《虚惊》可以提供一个好的范例：写了学雷锋，读来仍感津津有味，并不枯燥。

天乐杯文学作品征文
天府可乐
爱勒尔纯净水
电话：8481694
西安天乐饮料有限公司冠名



静物 童昌信

柔软的心波

唐相彦

踏路而歌的时候
步履在变幻中读山读水
羽毛滑落飞舞的风中
惊起一池散乱的梦影

天籁深处的静谧
让我们在夜晚读一本书
并认真凝视自己

已不需要日子来界定什么
听见心跳时面色沉郁

一片云从远处飘来
又随风飘向远处

有时，倒是去怀念一棵树
树的影子和年轮
使一些关于路的背景与未来
清晰明快

紫豆花儿香

（散文） □文／武长英

地里插着竹竿儿，
上头爬满豆蔓儿。
蔓上开着红花儿，
花儿结出紫豆儿。

这是儿时记忆中一支温馨的歌。

当娃娃们摘下片片豆叶儿贴在脸蛋上，扒下包谷红缨缨塞进鼻孔里，摇头晃脑地唱着这支外婆教的歌儿时，紫豆花儿悄悄地开了！它的芳踪留在小桥流水的山洼洼里，它的脚步停留在农家小院的栅栏旁，它的火红跳跃在绿色的农作物中。和着鸡啼犬吠，耕牛长哞的乡间音乐，紫豆花儿飘散出淡淡的清香。

那个金色的童年，吃饱了豆儿稀饭，我便躺在外婆的臂弯里，枕着这支甜甜的歌儿进入了梦乡。在朦胧的记忆里，夏天盼紫豆花儿开，秋天盼吃上豆儿稀饭便成了最大的奢望。紫豆儿是我心中的太阳，梦中的星斗；是冬天的炕头，夏日的树荫，是童年的笑声，丰盈的拥有。

清明前后，踏着童年的歌声，祖孙三人来到地头。舅舅刨一个小坑，外婆撒一把家肥，我跟在它身后将几粒豆籽丢进坑里。舅舅隔着尺把长的距离又是一锄，却将土带回来，掩在刚撒进籽的坑里。一粒两粒，梦的种籽插进了世代耕种的土地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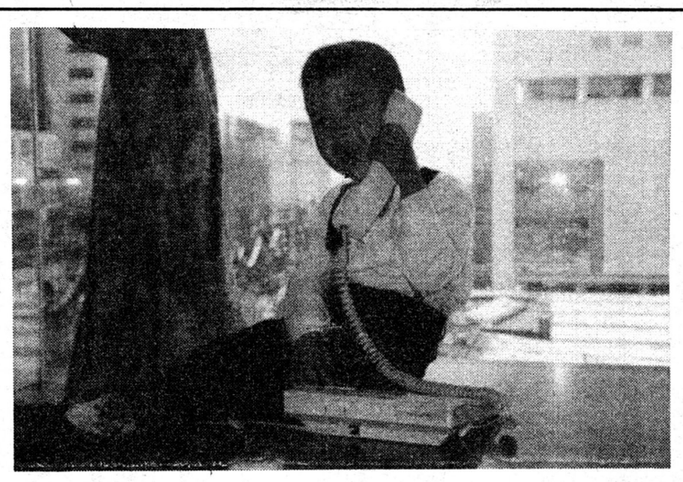
一场春雨后，我蹑手蹑脚地来到地头，生怕惊醒了它发芽的梦。谁知伏身竟发现这些小小的生命已舒展着长长的茎儿，举着沉重的瓣儿，颤悠悠地顶起了黑色的土地。两瓣间夹着一丝嫩芽。几日后，嫩芽长成了肥大的叶片，接着又伸出了一支支细细的蔓儿，探头探脑地在寻找什么。舅舅忙给他们身边插了一根根竹竿，外婆将豆蔓轻轻地绕在竹竿上，于是蔓儿慢慢地爬上了竿头……

终于，在溪水之畔。白云之间抖落出一幅巨大的画卷：轻纱薄雾的山坳里，太阳放射出万道霞光。一块块绿色的包谷地边，一圈儿的向日葵绽出金色的花朵。紧紧簇拥在它身边的是一株株紫豆蔓儿，上面火红的花儿，一嘟噜，一串串……我常常提着竹篮儿走进这红黄绿相间的诗行里，冲破豆蔓儿的头道防线，拨开玉盘儿的阻拦，打来一筐筐猪草。那长如绸带的包谷叶轻柔地拍着我粉红的脸颊，小毛辫上沾满了丝丝点点的落花蕊儿。我耐心地扒开叶蔓，寻找着最早孕育出的豆角儿，然而却大失所望，只好靠在地头支着下巴发呆：啥时才能喝上豆儿稀饭？

紫豆花不负童心。几天后，它的上面挂满了形如弯刀的豆角儿，接着豆角儿又鼓起了圆圆的肚囊，又渐渐有了发黄的迹象……在期盼的目光中，它被连根带杆一齐拔掉，摊在院子里。这希冀的紫豆儿哟，闪亮滚圆，看在眼里喜在心头，捧在手中沉甸甸。

外婆忙生起火，紫豆儿骨碌碌地滚进沸腾的锅里。外婆又搅进一碗包谷糁。我忙在一旁填柴吹火，还不时地搅动冒着泡儿的锅底。红红的豆儿稀饭哟，竟让我迈不了半步，满嘴盈溢着口水……

舅舅的身影出现在叮咱的老牛身后，正是夕阳落满坡时。朝思暮想的豆儿稀饭终于熟了。端起一大碗，便坐在门口的石凳上。喝一口稀饭，咬一个豆儿，沙甜绵长却舍不得咽下，早忘了今夕是何年！忽听人问：“吃的啥饭？”忙咂嘴抛出一张灿烂的笑脸：“豆儿稀饭！”长长的儿字拖着悠悠的卷舌音，甩出了童年的笑声，留下了久远的歌儿……



妈妈我想你 柳欣

大约是春季

（诗）□文／徐慧屏

总想去看你
看今我神往的冬末初春
将暖未暖
常年累月不知疲倦
蓬蓬勃勃的园林
因了我的流落异乡
因了我沙哑的歌唱
而今可是绿肥红瘦
或是葱茏郁郁

总想去看你
看我渴慕的黄土地
叶芽含苞的白桦枝叶
因了你用沉默来作为献辞
因了你白色的浓雾
我看不见你的身躯
是挺拔是沉郁
仰或满目憔悴

总想去看你
看那棵参天大树
那终年绿色的祝福
你的满天桃李
吸吮着你雪水浇沁的
清馨

午夜购书

（小说） □文／胡登基

我把我在这个盛夏的午夜，在街头的一个地摊上买书那档子事说给朋友听。我说那晚我在街上溜达，没想到会在广场的路灯下看见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姑娘在摆地摊卖书。你知道我和你一样，是把书作为人生的第一好友的。我便挤了进去，蹲下去一本本的翻，准备买上几本，而且很高兴的知道这书是可以还价的。我想这实在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全新的书还讲还价，这是我第一次碰上。便一次拣了《悲惨世界》、《白痴》等五套，这些书都是我早想买，但至今没有买的。不夸张地说，我这人买东西还是挺细心的，逐一看了书的版权页，上海泽文出版社、译者、纸张、印刷都没问题，就开始商量价钱。书的定价一共是一百六十八元，我看看那两个在吃棒棒冰的小姑娘，觉得她们涉世不深，可以对付，便开口给了五十元的价。

我停下来喝口水，朋友便很不安。“这么好的事儿我咋没遇上，她俩怎么说？”

我说你别急。她俩开口便这样说：“这位大哥，一看就知道你是文化人常买书的，但你咋给这价？这书在书店是一分钱都不肯少的，这是一家书店因转行才跳楼大甩卖的。再说，我俩利用假期，打工赚点钱也不容易，你也有过学生时代的，这书至少一半价。”那时我想，这俩女孩还挺会做生意的，但还是高兴，半价也才八十多，便按她们说的给了，还多给了几元钱。

朋友更伤心。“应该多给，应该！买书从没还价的理儿。”我愈来愈气愤了。还应该呢，你猜怎么着？回去打开灯一开读，妈呀！什么玩意儿？那书怎么去读？句子不通，上下句上下段不衔接，标点错误，总之是文盲校对出来的。更可气的是某一页中竟出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字样，法国小说怎么会有这词儿？

朋友这才释然。“原来是地下印刷厂的活儿。那你咋办了？”咋办？我立刻骑了车准备去退书，但到了广场，哪儿来的人影，你知道吗？这事太让我伤心了。其实我这人还挺想得开，买了假鞋假烟，我会叹口气一扔了之。但买书受骗，我却接受不了。再说，让我以后如何去相信别人，那两个中学生，她们看起来是那样纯洁呢。

朋友便说：“那夜我没去广场，看来是我的福气。从你这次遭遇我得了教训：不能轻易相信别人，不要被假象迷惑。”

过了两天，朋友让我去看他刚买的一套书，是张岱的文集，而且是旧书，很便宜，让我好羡慕。

朋友便对我讲他买这套书的过程。“这是上个周末在广场的路灯下地摊上买的。一个中年人，处理他父亲的藏书，好多现在难得一见的书都被别人抢走了，我只抢到了这一套。二十元，你看值不值？”

我立刻又懊悔得要命。我说那晚我也经过了广场，并且看见了那个书摊，但我走开了。我以为又是乘着路灯昏暗卖盗版书的，没想到竟不是。唉！轻易地相信别人也不是，不相信别人同样不是。让我如何是好呢？

朋友说：“通过你我两次午夜购书的比较，我现在告诉你，重要的是要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”他说得很哲学。

我想那晚买书的眼睛可没闭着呀？有时自己的眼睛也骗你呢！但我不想说了，心里好难受好迷茫。人生的好些事儿，是不是真的难以说清楚呢？

泌尿病治疗中心

西安同仁医院性病科（泌尿科）特聘请教授应诊，同时采用先进的检测仪和强效杀菌快速根治药物，**专治：男女急慢性淋病（小便流脓刺痛，灼热，淋沥不尽），尖锐湿疣（起菜花肉芽1—3天自行脱落不复发），非淋菌性尿道炎（短时间治疗彻底），梅毒（起红点、丘疹），疱疹，龟头红，肿，烂，痒，睾丸肿痛，滴虫霉菌，阴痒，黄白带多，阳痿，早泄等注射一针**，疗效独特，正规治疗，安全高效，为对患者负责，无效免费复诊。（切记泌尿科周日不休）。陕医广证号970022号 **地址：西安市健康西路10号，乘5、503、709、401路到医学院下往西20米（医科大一附院斜对面）。**

专治胃病

由全国胃病学会理事，中国传统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，该**中医科主任王大夫坐诊**，王大夫多次参加全国中医学术会议，医术高明，被多家媒体报道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，突出专治胃病的独特方剂，治愈大量**患浅表性胃炎、糜烂性胃炎、吐酸胃溃疡、胃下垂、胃癌、萎缩性胃炎、肝胃不合等胃病有绝妙的措施，用纯中药贴膏药疗法快速专治胃病**，对前来就诊的患者免挂号检查费，对贫困家属10%优惠。

地址：西安市北关自强东路624号，按摩医院中医科王大夫。

乘29、18、28、202北关十字下车100米路南。

邮编：710015

非手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

陕西中西医结合医院静脉曲张科，首家采用局部药物注射疗法，配合专业医师特殊手法，治疗下肢静脉曲张已获突破，取代了传统的手术疗法，填补了西北地区医学领域的一项空白。该疗法对下肢静脉曲张，不管病情轻、重、范围大小，一般只需注射一次即可。对手术后复发的静脉曲张也可施治；对继发之局部、湿疹、出血、溃疡有助于病变的消退和恢复。治疗后突出的静脉平缓消失，触诊如正常皮肤。局部色素沉着治疗后也消失，溃烂之疮面可逐渐愈合。治疗期不需住院，无痛苦、无副作用，不影响工作，治疗过程20分钟，随治随走，治愈不复发。开诊几年来，求治者络绎不绝；目前，已治愈几万例患者。同时采用系列方剂，治疗脉管炎、静脉炎、静脉曲张所引起发热、瘙痒、疼痛等症状，疗效显著。下岗职工与退休工人凭证件，治疗优惠30%。每周一至周六全天应诊。

地址：西安市互助路7号（原兴庆医院） 交通：火车站乘602或钟楼乘8、43路到兴庆路下车（西安皇后大酒店向东200米路南）。电话：3286100转8003

邮编：710048 陕中医广证字（98）第010

朝佛

（散文） □文／黄朴

十年前的一个夏季，夜沉闷得凄惶，商州山村的一点亮光却顽强地闪耀着，在那片不大的光晕里，一个朴实的农妇紧张地忙碌着，灶房里滚着浓烟，她呛得连连咳嗽，不时到清凉的夜里喘一口气，黑夜融入了暗夜，天上闪烁着晶亮的星，如无数慈祥的眼，怜悯地注视着灯光里的人。

灯光熄灭的时候，山村又陷入了一派的孤寂，万物都入了睡乡，她挎了一个竹篮，竹篮上紧紧地捂着头巾，在她身旁行走着一个苦涩的少年，两个人影抖抖索索地爬上了屋后的山道。穿行在荆棘丛生的山林里。

山矮下去了，又一座峻岭踩在了脚下，她们终于爬上了一座孤独的高山，山顶上怪石林立，如奔走的熊，如斗角的兽，如狂啸的狼，崖石发出尖利鸣声，宛若无数动物的嘶咬。少年惊恐地依在她的身边，她没有说话，右手抖颤地抓住竹篮，左手将少年紧紧揽在怀里。天突兀地很冷，黑风在林立的怪石间穿行，她的衣衫旗帜一样随风而舞，少年紧紧抓住母亲，他触着了母亲冰冷的肌肤，他一根一根地扯着母亲身上的荆棘，他感到了许多血。风依然坚决地鸣叫着，他的头钻进母亲温暖的怀里，渐渐他回到了贫瘠的校园，看见了摇曳着煤油灯弱光的教室，他终于寻觅了一个梯子，攀上了浩渺的碧空，他摘下了几颗星，这美丽的花儿闪着温馨的光泽，他要把这美好的心一样的花儿献给母亲，他长途跋涉着去寻觅在风雨里劳作的娘。

似乎走过了无数的路，十六岁从没有走过这么多的路啊，采蜜的蜂儿在脚前舞蹈，麻雀饶舌地飞落眉头，喜鹊在头顶预言着未来，一只生着树枝样的鹿角横在眼前，手摸着那耸耸的精灵，鹿却带着一身的香气钻入了蛛网一样的路里。呵，那是母亲，毒辣的阳光里，淋淋的阴雨里，丛生的荆棘里，陡峭的山路里，他看见母亲牵着自己，永不疲倦地走着。他偷偷拾起母亲盈着汗水的脚印，他要小心翼翼珍惜这些大地的音符，将他们珍藏在书里。但恍恍惚惚地母亲又走远了，云去了，雨也去了，毒毒的阳光躲开了，凉爽的月光铺满了山坡。他迈开大步，要去追赶母亲时，却意外地踢倒了篮子，雪白的馒头滚下了山崖。

他感觉脚生疼生疼的，叫了几声妈，却见母亲猫一样地找着什么，他想站起来。但身子不听使唤，便双眼枯涩，又悠悠地寻找星星去了。

母亲终于回来了。母亲摇醒他的时候，他正在采摘一颗星星。风停止了呼啸，他看见母亲疲惫地伏在青石上，手里紧紧抓着那个竹篮，他急切地抱住母亲说，妈，你到那里去了呢！母亲的身上湿淋淋的，汗浸透了她的衣服，她喘着粗气说，人心要诚啊！

观音山上响起了剧烈的爆竹声。这声音炸醒了寂寞的山林，鸟儿们过早地起床了，纷纷地叫起来，炮声传出了极远。我站在这高大的山顶，看着远处朦胧的雾，母亲已把供品摆在了菩萨的面前，烧着了香表，虔诚地跪在地上。天已大亮了，观音山一派肃穆。我跪在母亲身边，观音慈祥地看着我们，我悄悄抬起头，大胆地看菩萨的形容，突然，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心灵，啊，她多像慈祥良善的母亲，而母亲又多像救苦救难的观音大士啊，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着，观音似乎露出悲天悯人的笑意，母亲全身伏在地上，喃喃地祈祷着，末了，她从被撕扯得丝丝缕缕的衣服里，取出一个千包万裹的纸包，她将满浸着汗水的钱送进了布施箱里。我扶母亲站了起来，那一刻，她的脸上焕发出一丝激动的潮红。

竹篮空了，母亲已不能很好地行走了。她一直说腿疼。我们是四肢着地从观音山上爬下来的。站到谷底，母亲在一块石上歇息，我采了一些野果，再看那山，笔直地插入晴空，四面是陡峭的山崖，在山的顶端，卧了一座方圆闻名的观音庙。

我无法想像母亲是怎样从这笔直的山崖下爬上去的。当我在睡梦中将供品踢翻时，母亲摸黑在山崖下寻到了馒头，而她的腿却无情地摔断了。

一个月后，我也要到远方上学了。她拄双拐到路上送我，我说，妈，这都是您心诚上观音山的结果，菩萨保佑我们呢！母亲苦涩地笑了。她在冷风中摆着手，一支拐杖支着她瘦弱的身体，我的泪便流出来了。

自此，每到庙宇里，看见观音我总要虔诚地跪下去，口中喃喃地说，母亲啊！泪眼婆挲中，我又看见了母亲拄着双拐，挺立在家乡那张望的路口，风雨中一只呼喊的手不停地摇摆。

走进圆明园

（散文） □文／左莉

北京对我来说就是天安门故宫，就是长城，就是圆明园。所以，三年前爸爸和妈妈从北京回来的照片里没有圆明园让我遗憾了许久，可以踏进圆明园，心里真高兴，虽然找去圆明园的车站就已费了我们足足半小时。

园门外放了许多欢度……之类的花卉，大门一进仍是万紫千红的花海。沿小径向里，我们一路上遇到的却是光秃的荒岭，河中的败絮……在一小桥旁看到一所古香古色的洗手间，诧异之余我看到了远处白色的石块，终于到了，我心里有点按捺不住的激动，走近前去，发现那些石条很大，都是残缺的，但刻划的线条圆滑而有力。石头看上去是永葆青春的白润、光泽，横的竖的斜的躺的，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也没有哪两个完全不同的；向右望去，遥遥可见还有石林立，我们又上路了。

这儿的石多见异形，迎面是一佛窟般的半圆，后面罗列着各种形状的石，比刚才的石要小点。

再向里走是西洋楼——圆明园的残垣，那举世的残垣不朽的伫立在我们面前。走近前去，一个多世纪的触摸使它有了厚重的污色，而这象征我们国家耻辱的石所担负的何止眼里看到的？照像的人很多，大家都喜欢历史，将自己和它们一起记下。我对着梦寐的石垣发呆，不知自己是否也会永恒。

石恒的背面是无意转过去的，整齐的摆放了上百的小石块，让彦替我和它们合影时用手摸那粗糙的石面，我感到了痛。

夕阳下的残垣最美，这是从画里看到的。但我不想看到真的此情此景，也许是怕太阳逝后的暗淡吧，我拉了彦向园外走。

照片第二天就冲出来了，大多兴高采烈的，只有和小石林照的那张不太高兴，头微向右后倾的感觉。彦说，这就是所谓的不堪回首吧。

本报社址：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：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陕工商广字01—018号 各部室电话：政文专刊：7344614 经济专刊：7344649 劳动专刊：7337708 北国周末：7344642 美编室：7344654 广告部：7321847 办公室 财务室：7340619 本报传真：7344613 照排室：7322446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刷